

JING HUN

大阳沟派出所的故事

警魂



黄济人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 灵魂

大阳沟派出所的故事



黄济人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魂:大阳沟派出所的故事/黄济人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6

ISBN 7-5624-2407-1

I. 警... II. 黄... III. 警察-英雄模范事迹-重庆市  
IV. D63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1895 号

## 警魂

大阳沟派出所的故事

黄济人 著

责任编辑 崔 祝 周 晓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字数:239千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624-2407-1/G·323 定价:28.00元(平)

55.00元(精)





黄济人，当代作家。代表作长篇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曾获全军首届文学奖，长篇小说《崩溃》曾获“当代”文学奖，长篇小说《重庆谈判》曾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出版有《黄济人文集》1~5卷；系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重庆市人大常委，公安部以及重庆市公安局特邀监督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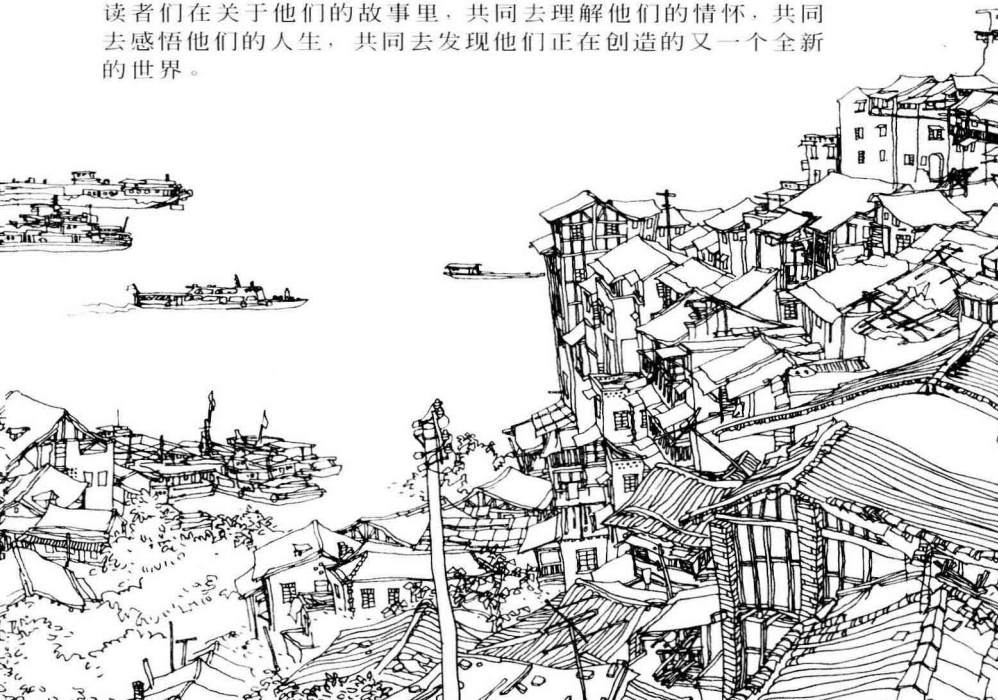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之约，我写了这本书。认识大阳沟派出所，却在我写书之前。那是重庆市公安局为检查警风而组织的一次明查暗访活动中，作为特邀监督员，我随意给这个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喂，请问你找谁？”值班民警这样问我。“找你们所长。”我在电话中回答他。“所长不在，他到分局开会去了。”值班民警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经知足，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对方在“所长不在”之后便会放下话筒，甚至有时是重重地放下话筒。可是这位值班民警还有话说，虽然他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家任何方。“请问你找所长有什么事吗？我可以把你的事情记录下来，等所长回来我会尽快把你的电话内容转告给他的。好，我现在开始记录了……”我一时语塞，手足无措之中，不得不放下话筒。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这位值班民警是谁，但是我毕竟是通过他认识了大阳沟派出所的。认识以后是了解，一篇关于大阳沟派出所的短文的写作，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我花了几天时间，在这个派出所辖区内的街头巷尾穿行，与陌生的但是热情的老百姓摆龙门阵。大阳沟派出所的故事，有很多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他们当中有不少当事人，所以讲起来如数家珍。我注意到了他们的眼睛，在那灵魂的窗户里，流露出来的分明是一家人才有的亲情与温馨。老年人像是在夸奖自己的儿女，年轻人像是在赞许自己的兄弟，尤其是那位名叫费怀江的老人，他显然有些爱屋及乌，把对大阳沟派出所的深情也倾注到我这



# 写在前面

黄宗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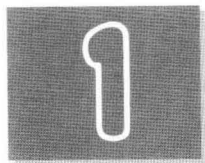
里来了。他拉住我的手，“听说你是位作家，作家我没有打过交道，不过，你要写的都是些好人，那就说明你也是个好人。”了解以后是理解，这自然是我接手写作这本书以后的事了。面对着大阳沟派出所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一叠叠感人的材料，我的思维和情绪穿行在他们漫长而辽阔的时空中。他们虽然都是平常的人，做着平常的事，怀揣的也是一颗平常的心，但是他们创造的却是平常中的奇迹，平常中的辉煌，这也许才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合起来就是一本大书，而这本大书的作者，正是大阳沟派出所三十六个大写的人。至于我写的这本书，不过是他们的足迹的记录，这有点儿像摄影，我拍下的是他们的外貌，而拍不下他们的内心，所以我把这本书分成三十六个章节，让大阳沟派出所的每一位民警都在这里留下一句话，以便我和我的读者们在关于他们的故事里，共同去理解他们的情怀，共同去感悟他们的人生，共同去发现他们正在创造的又一个全新的世界。











# 陪

都时期的重庆，流传着一句家喻户晓的歇后语：大阳沟的鱼——死的多。这大阳沟确乎是一个卖鱼的地方。岂止卖鱼？鸡牲鹅鸭，蔬菜瓜果，早上的酱肉包子，晚黑的油炸豆腐，更有那半夜深更时分，光怪陆离的舞厅之中，灯光暗淡的电杆之下，四处摇曳着妓女的身影。虽说如此，似乎又与“死的多”无关。大阳沟派出所的故事，原来要从伪警察局大阳沟分驻所谈起。重庆解放前夕，大阳沟分驻所所长姓杨，一个脑满肠肥的家伙，关于他的职务，他曾大言不惭地告诉手下：“老子这个所长，是花了整整二十两黄金买来的！”手下自然明白长官的意思，而且不得不佩服长官的眼力。这大阳沟虽说是泥浆终年不干，臭气四季不断，却是重庆城难得的繁华



之地，只要存心找钱，那就不管钱包揣在哪个人的身上，就是妓女口袋里那几个可怜的铜板，也是伸手可得的。某日杨所长手又痒了，派了个警察以偷税漏税为由，去邹容路上一家照相馆向老板勒索金条，老板不甘做大阳沟的鱼，连夜逃往外地避风头去了。留下照屋的学徒娃儿小闻，却被几个警察连拖带打地拉进了分驻所，一关就是大半年。小闻是在重庆解放的第二天走出黑牢的。放他出来的仍是警察，不过不是身穿黑衣头戴青天

有了高兴事，  
大家合个影。

白日的警察了，而是身穿黄军装，胸前佩着人民解放军胸章，左臂上佩着“公安”臂章的人民警察。小闻事后才知道，随着这支人民警察队伍的到来，重庆市公安局大阳沟派出所也就正式建立了。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叫做李思田，这个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在部队里担任过连长职务的共产党员，便是大阳沟派出所的第一任所长。平心而论，战场上的仗该怎么打，李思田知道，可是眼下这个派出所所长该怎么当，他却是毫无主张的。他请教派出所司务长老吴的时候，老吴却告诉他这样一件事情。昨日老吴提着竹篮到市场买菜，贩子们看见老吴佩戴的“公安”臂章，便毕恭毕敬地取出自己最好的蔬菜，秤也不过，整整齐齐地放进他的竹篮里。老吴奇怪了，“我该付你们多少钱呢？”贩子们更奇怪了，因为国民党的警察出来“打菜”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付过一分钱的，而贩子们不敢收钱不说，还生怕自己拿得慢了，拿得少了，拿得孬了，否则的话，轻则白挨一顿毒打，上笔不知道要比菜钱高出多少倍的“摊捐”，重则

摊位保不住不算，还要被拉到伪警察局分驻所的黑牢里去。老吴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慌忙向贩子们解释道：“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就有过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思田听完这个故事，

一言未发，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在随后派出所的一次会上，他语态凝



重地对大家说：“警察衣服的不同颜色，并不能够把新中国和旧社会区分开来，老百姓所关注的是我们对他们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利。事既如此，我们大阳沟派出所从今天开始订下一条纪律：除值班民警而外，其余的分头到老百姓中间去。”李思田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每日起早睡

战友啊，战友，  
一路多保重。

晚，半夜还要起来查铺，看民警们的被盖是否盖好。白天则带着几位民警走街串巷，或整顿治安秩序，或收容乞丐游民。大庭广众之间，他拉根板凳站上去，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与法令。柴门陋室之内，他坐在小竹椅上，倾听老百姓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回派出所晚了，他就蹲在院子里，两个冷馒头，一杯热开水。星期天休息，他自己的衣服顾不上洗，却去帮辖区内的烈属军属挑水、劈柴、运煤。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正当他满头大汗、一脸污渍回到派出所的时候，上级公安部门打来电话，指示派出所对那个曾经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伪警察局分驻所杨所长和太阳沟地区一个姓张的伪保队副、自卫队大队长实施逮捕。逮捕前者有如瓮中捉鳖，逮捕后者却如同大海捞针。李思田早已从老百姓那里得知，这家伙霸气十足，淫人妻女，夺人钱财，无恶不作，民愤很大，解放前夕，还拖起队伍上山打游击，被击溃后，化装潜逃，至今下落不明。就在派出所追查数月但一无所获之际，那个照相馆青年店员小闻来

了，他带来一张这家伙的照片，带来一个他通过这张照片打听到的千真万确的消息：这家伙藏在巴县长生桥！李思田当即率领几位民警步行五十多里来到深山脚下的一个乡场上，夜幕初降时分，在那热闹的戏场门口，捉住了这个新蓄着胡

昔日的辖区。



须、一身农民打扮的国民党自卫队大队长。事后，李思田专门赶去小闻家，表扬了这位青年职员的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殊不料小闻却摇了摇头，然后伸手指了指自家的窗户：“我没有这么好的思想，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小闻

